

— 时事政治小丛书 —

提高警惕，捉尽美蒋特务！



福建人民出版社

时事政治小丛书

提高警惕，捉尽美蒋特务！

福建人民出版社

提高警惕，捉尽美蒋特务！

*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50 印張 16/25 字数13,000

1958年11月第 1 版 1958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90

統一书号: T 3104·73

定 价: (5) 六 分

目 录

- 警惕的眼睛……………王 丁、叶 峯(1)
- 自行車站上的陌生人……………丹 陽、东 流(3)
- 一个奇怪的乘客……………陈勋政、罗錦生(6)
- 婆媳擒諜……………聿 青(9)
- 无形的巨网……………陈兆銘、王慶功等(14)
- 漁民抓“水鬼”……………黄金水、黄葡萄(19)
- 落网……………王有傳、張任生(21)
- 警惕着的海防前綫的人們……………程 鵬(25)

警 惕 的 眼 睛

王 丁、叶 峯

前沿到处有警惕的眼睛。在各个交通要道上，民兵們抗着大枪，站崗放哨。他們之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在对敌斗争中，他們既勇敢又机警地打击敌人。

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中午，民兵謝发生产后回家，路过村子口的小店鋪，看見里面有一个陌生人，那人佩着“武汉市第四中学”的校徽。謝发警觉起来。心想武汉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跨进小鋪子，把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那人顿时神色慌张，把头低了下去。謝发越看越心疑，便上前盘問：“你到厦門来作什么？”对方讲“听说厦門建設得很好，特地跑来参观”。为了表明他的身分，那人还取出了工会証和选民証。但謝发沒有被这些“証件”騙了过去。他想：現在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生产、工作都很忙，同时現在又不是学校的假期，做老师的哪有閑情到处游玩？

謝发提出許多問題，那人都回答不出來，最後便要起無賴說：“我听不懂你的話”，企圖擺脫謝发的盤問。謝发不受騙，去請了一個普通話說得更好的人來和他談話。這樣這個從武漢逃來的反革命分子露出了馬脚，最後終於落網了。

這個故事是謝发親自和我們談的。謝发剛剛說完，蹦蹦跳跳地跑了進來一人青年，二十歲光景，長得很結實，兩隻眼睛非常有神。謝发說：“喏，他也抓到一個。”這個青年名叫吳清水，今年6月里有一天正在大樹底下納涼，看到不遠的山坡上一個人正在了望金門島，行動鬼鬼祟祟。吳清水走上前去查問，那人自稱是軍屬。經過盤問，對方談話前後矛盾，他兒子所在的部隊在福州，而他卻跑到廈門來找兒子。吳清水心想，軍屬到部隊探親都有信件，就向他拿信看，他又拿不出來，這證明不是一個好人。於是，這個別有企圖的罪犯就被交到鄉政府手裡。

在前沿，不僅民兵有著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就是許多普通的婦女也非常機警。不久前，黃磧治和林圍治兩個婦女到何厝買米途中，看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在交通溝裡踱來踱去。那女人穿著很

好，两脚尖細白嫩，不象一个乡下女人，更沒有一点瘋病的样子。她們問她去哪里？她却裝聾作哑，一声不答。黃磯治和林圍治就悄悄釘着她。那女人見有人注意，不走大路，跑到山丘的高粱地去，企图逃跑。这时黃磯治和林圍治已經看穿了她的鬼計，就去追赶，一边向田里工作的社員大声叫喊。社員都跑来了，把高粱地包圍了起来，从密密的高粱丛中，把那个女人拖了出来。这个女人突然裝起瘋病，一时大笑，一时大哭，拜天拜地，胡說八道。她們看穿她的手法，把她帶到乡政府。經查明，这是一个从东山島潜逃来的杀人凶犯。

上面談的这些仅仅是一个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在前沿不管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是一个看牛的小孩，他們都是我們的耳目，是我們的哨兵”。前沿部队都这样称贊前沿的人民。

自行車站上的陌生人

丹陽、东流

这天，自行車工人洪助愿同往日一样：吃过早飯，就騎上自行車到同安县新店自行車停留站去等

待客人。

早晨，晨曦钻出了地平线，照耀着公路上的三三两两的行人。由蔡厝村方向走来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男人，匆匆忙忙地赶到新店后，在一堆人群中的一位解放军军官旁边坐下，歪着头倾听别人谈话。

这陌生人的行动，立即引起了洪助愿的注意。“大暑天气穿件黑衣服”、“一双鞋湿漉漉的”、“衣服上沾着泥巴”、“萎靡不振，脸色腊黄黄，好象整夜没有睡觉”、“那么注意听别人谈话”，这些可疑的印象在洪助愿脑子里打转。他想：“公安人员和领导上都说过，我们同安位处海防前线，蒋介石那一帮特务不会甘心死亡，时刻都想爬上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洪助愿正想到这里，那个陌生人站了起来，往马巷那条公路走去。洪助愿为了要证实这个陌生人的身分，便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朝着陌生人的去路赶去。当他将要赶上陌生人时，从马巷那条公路上迎面来了四辆自行车，陌生人挥手叫其中的一辆自行车停下，准备坐他的车走。洪助愿使用劲踏几下挤过去问道：“去哪里？”陌生人答应：“去同安。”他们商量

了一陣，陌生人坐洪助愿的車子走了。

一路上，洪助愿边踏車子，边盘算着如何探明陌生人的身分。陌生人也想由自行車工人嘴里了解些情况。因此他們的話头就多了。洪助愿問：

“你这么早从哪里来？”陌生人流利地答道：

“从刘伍店来。”洪助愿心里想：明明从蔡厝村来，还說从刘伍店来。繼續問道：“到县城后还要回来？”陌生人躊躇了一下道：“不，我要到泉州去。”洪助愿更感到蹊蹺：去泉州人家都是从馬巷乘汽車去，为什么要到县城后再去？陌生人問：

“你有沒有参加合作社？”洪助愿听了这句問話，更增加了怀疑：我們都叫农业社，他怎么叫合作社？但为了不惊动陌生人，他很快地回答：

“有。”陌生人无意識地說了一句：“大陆人民生活怎样？”洪助愿抑制住內心的高兴——这不是告訴我他是从海島来的嗎？洪助愿假意叹了一口气。

到了上吳村，陌生人要停下来喝茶。拿起茶杯手一直发抖，一連喝了几杯茶，显然肚子有些餓。喝完了茶后，拿出一張二元錢的人民幣給店主就走。店主感到奇怪，馬上喊住了客人，找还給他錢。

洪助愿肯定了這個陌生人的身分后，一直在考

慮：如何拿住这个家伙。車子到了馬巷停車站，洪助愿看到他們同幫的自行車工人許楊柳，便以找零錢为借口向停車站走去，把这个陌生人的可疑情况告訴許楊柳，叫他馬上到公安派出所去报告。

洪助愿叫人去公安派出所报告后，就同陌生人到飯店里去吃点心。当他們吃完点心剛要出来时，两位民警早已在門口等着了。这个陌生人开头硬說是“公私合营福州人民合作总社”的干部，可是，从他身上搜出的罪証証明，原来是国民党“金門防卫部”的“情报員”陈元善。在确凿的罪証面前，这个陌生人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由金門派来搜集情报和图謀建立反共武装活动的特务。

一个奇怪的乘客

——民兵陈建增擒敌記

陈勛政、罗錦生

四月十日下午一时半，下岐漁业社社員、民兵陈建增的船开到了罗江村停下来，上岸去找早晨向他雇船去东冲的那个乘客。船上乘客不少，这个新

来的乘客一看，便低着头从船尾爬进仓，躺下来，还向船主要一片竹篷遮在身上。

这个乘客的行动，很快就引起陈建增的注意。前些日子，公安人员宣传加强沿海对敌斗争“保卫工农业大跃进，不让敌人上山、下海”的响亮口号，还在他脑海里浮旋。

晚上八时，船到了下白石，客人全都上岸了。去东冲的只有那个新乘客。当这个乘客上岸吃饭的时候，陈建增突然在他原先躺着的地方看到一封署名郑松铃的信，那上面谩骂党和政府，还有“下海投生”等字样。陈建增心里一跳，肯定这个乘客不是好东西。

那个客人上船后，等到午夜二点时分，船随着退潮继续行驶。夜，十分静寂，人们都在酣睡，而陈建增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他在盘算如何对付这个坏蛋。

十一日晨船驶出了白马门。那个乘客装着一副关怀渔民生活的神气，同陈建增闲扯，乘机污蔑党和人民政府。这一来陈建增心里更亮堂了。

中午十一时，船到霞浦东冲。那个人突然对陈建增说：“请把船停在这里等一会儿，上面还有几

个人要同我一起再雇你的船到别的地方去。”说完便匆匆上岸了。陈建增心想这家伙莫非想溜？等他上岸后，自己也跟着上岸监视他的行动。谁知道那家伙上岸去只买了包香烟就回头了。他到船上，便对陈建增说：“我奉政府命令和几个同志一起去南竿塘做工作，准备配合解放台湾。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陈建增问他：“政府要你去南竿塘，有没有证明？”那个人说：“我舅父在海岛，政府允许我去，你只管把我送去好了……。”

这一下，陈建增完全明白这个人是个企图下海投敌的反革命分子。他灵机一动，故意望望天空，向妻子喊道：“对风了，快上帆，把绳子拿来！”。他妻子马上把绳子递给他。陈建增接过绳子，一个箭步跳到那个家伙面前，猛一扑把那家伙按倒仓面，夫妻俩结结实实地把他捆起来了。这个坏蛋来不及反抗，两手被绑在背后，两腿跪在船板上，哭哭啼啼向陈建增求饶，并且大施利诱，说什么“愿以大量金钱财物相送”。当然，英勇机智的民兵陈建增根本不睬这一套。

原来这个企图下海投敌的反革命分子名叫罗炳

珊，接受海匪指示进行破坏活动，公安机关在他的包袱里还查出一包二两重的砒霜。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下岐乡的一个八百多人的群众大会上，陈建增接受了政府奖给他的锦旗一面、人民币五十元及物资一部分。参加大会的群众都说要向陈建增学习。陈建增也表示：今后要更加提高警惕，再接再厉，和广大群众一起，搞好海防对敌斗争。

婆 媳 擒 谍

辛 青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晚上，海面浮着浓厚的雾气。一只小船偷偷由敌占岛驶来，靠在我沿海某岛，一个特务爬上了陆地。

这特务郭昂恩，过去常到这里，此地一堆土、一棵树他都熟悉。村里还有他的母亲郭乌目。她原是他的义母。因为他给过她一些好处，郭大娘疼他也胜似自己儿子，郭昂恩也叫她“母亲”。上岸

后，他不敢随便进村去，便化裝好，躲在一个洞里。

早晨，一个陌生的老太婆上山打水，他喜出望外，迎了上去，說他是烏目的亲戚，因与他儿子爭吵，現在路过这里，不愿到她家去，麻煩她去通知烏目，来和他講几句话。他神色十分自然，老太婆也信以为真。

郭烏目听到老太婆一講，心里緊張了起来：莫非是郭昂恩回来了嗎？唉！他解放后下海投敌，今天回来，不会有什么好意。現在做了沒天良的事情，就是母子也不能包庇呀！她心中乱得很，忙找儿子郭安神和媳妇戴烏奶商量。儿子說：“他既是坏蛋，就再和他亲不得，抓来再說。”还是媳妇心細，“那里离海太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跑出海。要用計抓，別打草惊蛇！”老人家也觉得有理，說：“用計也得快，免得他脫网了。”

戴烏奶挑一担水桶，假去挑水，想去騙郭匪到家来。一会儿她回来了，說找不到。

妻子找不着，丈夫就出馬了。郭安神来到石洞旁假咳两声。洞里也傳出“咳！咳！”声，接着郭昂恩从石洞内爬出来。一見郭安神，即从口袋里掏

出五十元人民币，說：“弟弟！小意思，收下吧！”

安神客气地說：“这怎么行呢？你在外奔波，我們沒有帮助你，倒让你送錢！”

“这一点点算什么，我們兄弟还分得那么清楚。我給你說吧，我在国防部二廳工作，錢有的是，只要你把我掩护好。”他拍拍胸脯說：“弟弟，我是个讲义气的人，以后反攻大陆，金錢、官职，我給你保举，要什么有什么。你家里有沒有房子？給我先設法一間，暫住一两天。”

“房子是有。不过你是几个人要說清楚，才好安置。”

“只我一人，除几件衣服紙張外，沒有多帶东西。”

“那我們走吧。”安神听說只一人，心里暗暗高兴。

但郭匪还不相信安神的話，迟疑了一下，轉弯說：“母亲如果还在，我就到你家去；如果她已不在，我就不去。你最好請母亲来，我和她見見面。”安神見他不走，就答应叫母亲来和他会面。

郭烏目和媳妇戴烏奶到石洞，郭匪一見到烏目

大娘，又立即抽出一百元人民币递给她：“母亲，这一些孝敬你老人家！”

她装做又高兴又疼爱说：“你回来我真高兴啊！怎么昨夜不直接去找我，睡在石洞里着了凉怎么办！房子已打扫好了，到家里去休息吧！”

郭匪以为郭大娘还是糊里糊涂的人，看她态度这样诚恳，也就放心了。就随着郭烏目躲到村头一间柴草间里。

郭烏目大娘对郭匪说：“人民政府会宽大你的，如果你坦白了，政府是会宽大你，立功还可以受奖。”

“你不要信那些话，不久就要反攻大陆了，还自新做什么？”郭匪带着几分威胁的口吻说：“将来我们胜利了，你也享不尽荣华富贵；如果暴露了我，将来要全家遭殃！”他觉得方才态度不当，又对母亲装笑。

郭大娘见他沒有回轉念头，就假装相信说：“你要记住今天的话啊！我老人日子短，你能提攜提攜安神弟就好了。”

郭大娘说：“你可餓坏了，我該給你做飯去。”說着，她走出来，把門反鎖上，对郭匪說，

这样不会被人怀疑。

他們早将此事报告乡人民委员会。此时，民兵和工作組同志都来了。郭匪枪不离手，为使民兵安全，郭大娘想出一条計。她煮了一碗热气騰騰的蛋湯，和媳妇两人送到柴草間，郭匪肚子正餓得慌，看到送蛋湯来，赶紧把枪放在床鋪上，举起双手去接那只大碗。就在这时，戴烏奶一个箭步搶上去，把郭匪的曲七枪繳了。

“特务在这里啊！”她們喊起来了。

站在門外的民兵，听到声音，扑进去把郭匪按在床上，反綁起来了。

郭匪回过头來說：“沒有話說，都是你們的人。”

“你是特务匪徒，誰还会是你的亲人！”郭烏目大娘狠狠地向他瞪了一眼。